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照世杯 卷二百和坊將無作有

造化小兒強作宰，窮通切莫怨浮沉。
忙裡尋閒真是樂，靜口守拙有清音。
早知苟得原非得，須信機深禍亦深。

使心運智徒勞力，掘地偷天枉費心。

丈夫生在上，偉然七尺，該在骨頭上磨練出人品，心肝上嘔吐出文章，胼胝上掙扎出財帛。若人品不在骨頭上磨練，便是庸流；文章不在心肝上嘔吐，便中浮誇；帛不在胼胝上掙扎，便是虛花。且莫提起人品、文章，只說那財帛一件，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業，成人就想子祿妻財。我道這妄想心腸，雖有如來轉世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也不能斬絕世界上這一點病根。

且說明朝叔季年間，有一個積年在場外說嘴的童生，他姓歐，單名醉，自號淞山。少年時有些隨機應變的聰明，道聽途說的學問，每逢考較，府縣一般高高的掛著，到了提前衙門，就像鐵門檻，再爬不進這一層。自家雖在孫山之外，脾味卻喜罵人，從案首直數到案末，說某小子一字不識，某富家多金賚緣，某鄉紳自薦子弟，某官府開報神童。一時便有許多同類，你唱我和，竟成了大黨。時人題他一個總名，叫做「童世界」，又起歐淞山綽號叫做「童妖」。他也居之不疑，儼然是童生隊裡的名士。但的近三十，在場外誇得口，在場內藏不得拙，那摘不盡的髭鬚，漸漸連腮搭鬚，縮不小的身體，漸漸偉質魁形。還虧他總不服老，卷面上「未冠」兩個字，像印板刻成的，再不改換。眾人雖則曉得他功名淹蹇，卻不曉得他功名愆期。他自父母亡後，留下一個未適人的老丫頭，小名秋葵，做了應急妻室。家中還有一個小廝，一個蒼頭。那蒼頭耳是聾的，口好挑水燒鍋，惟有小廝叫做鶻濼，眼尖口快，舉動刁鑽，與秋葵有一手兒。歐淞山時常拈酸吃醋，親戚們勸他娶親，只是不肯。有的說：「他志氣高大，或者待進學後才議婚姻。」不知歐淞山心事全不為此。他要個現成財主女婿，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。橫了這個見解，把歲月都跟著蹉跎過了。又見同社們也有進學，也有出貢的，再不得輪流到自己。且後進時髦，日盛一日，未免做了前輩童生。要告致仕。又恐冤屈了那滿腹文章、十年燈火。忽然想起一個出貢的朋友姜天淳，現在北直真定作縣，要去秋風。

他帶了鶻濼出門，留蒼頭看家。朝行暮宿，換了幾番舟車陸馬，才抵真定。自家瞞去童生腳色，吩咐鶻濼在人前說是名士秀才。會過姜天淳，便拜本地鄉室。鄉宦們知道是父母官的同鄉同社，又是名士，盡來送下程請酒。歐淞山倒應接不暇。一連說過幾樁分上，得了七百餘金。我道歐淞山族新做遊客，那得如此獲利？

原來他走的是衙門線索，一應書辦快手，盡是眷社盟弟的貼子，到門親拜。還抄竊時人的詩句，寫在半金半白的扉子上，落款又寫「拙作請教」，每人送一把，做見面人情。那班衙門裡朋友，最好結交，他也不知道甚麼是名士，但見扉子上有一首歪詩，你也稱好，我也道妙，大家撿極肥的分上送來，奉承這詩伯。歐淞山也不管事之是非，理之屈直，一味拿出名士腔調來，強要姜天淳如何審斷，如何註銷。若有半點不依他，從清晨直累到黃昏，纏擾個不了。做官人的心性，那裡耐煩得這許多。說一件准一件，只圖耳根乾淨，面前清潔便罷了。所以遊客有四種熬他不得的去處：

不識差的厚臉，慣撒潑的鳥嘴。

會做作的喬樣，弄虛頭的辣手。

世上尊其名曰：「遊客」。我道游者流也，客者民也，雖內中賢愚不等，但抽豐一途，最好納污藏垢，假秀才、假名士、假鄉紳、假公子、假書貼，光棍作為，無所不至。今日流在這裡，明日流在那裡，擾害地方，侵漁官府，見面時稱功頌德，背地裡捏禁拿訛。游道至今大壞，半壞於此輩流民，倒把真正豪傑、韻士、山人、詞客的車轍，一例都行不通了。歉的帶壞好的，怪不得當事們見了遊客一張拜帖，攢著眉，跌著腳，如生人遇著勾死鬼一般害怕。若是禮單上有一把詩扉，就像見了大黃巴豆，遇著頭疼，吃著泄肚的。就是衙役們曉得這一班是惹厭不討好的怪物，連傳帖相見，也要勒壓紙包。

我曾見越中一遊客，謁某見令，經月不見回拜，某客排門大罵，縣令痛惡，遣役投帖送下程。某客恬不為恥，將下程全收，繳禮之時，嫌酒少，叱令重易大壇三白。翌日果負大壇至。某客以為得計，先用大碗嘗試，僅咽一口，嘔吐幾死，始知壇中所貯者乃溺也。我勸自愛的遊客們，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吃，只該甘窮閉戶。便是少柴少米，寧可受妻子的怨謫，決不可受富貴場內怠慢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歐淞山一日送客，只見無數腳夫，挑著四五十隻皮箱，後面十多乘轎子，陸續進那大宅子裡去了。歐淞山道：「是那裡來的官家？」忙叫鶻濼訪問，好去拜他的。鶻濼去不多時，走來回復道：「是對門新搬來的。說是河間府屠老爺小奶奶。屠老爺在淮揚揚道，這小奶奶是揚州人，姓繆。如今他家老爺死在任上，只有一個叔叔叫做三太爺，同著小奶奶在這邊住。」歐淞山道：「既是河間人，怎麼倒在這裡住下？」鶻濼道：「打破沙鍋問到底，我那知他家的事？？」歐淞山罵了幾聲「蠢奴才」，又接著本地朋友來會，偶然問及河間屠鄉宦。那朋友也道：「這鄉宦已作古人了。」歐淞山假嗟歎一回，兩個又講閒話才別。

次日，見鶻濼傳進帖子來，道：「屠太爺來面拜了。」歐淞山忙整衣衫，出來迎接。只見那三太爺打扮：

頭戴一項方巾，腳穿一雙朱履。扯偏袖，宛似書呆出相；打深躬，恰如道士伏章。主人看坐，兩眼朝天；僕子送茶，一氣入口。先敘了仰翁久慕，才問起尊姓尊名。混沌不知禮貌，老生懷葛之夫，村愚假學謙恭，一團酒肉之相。

歐淞山分賓主坐下，拱了兩拱，說幾句初見面的套話。三太爺並不答應，只把耳朵側著，呆睜了兩隻銅鈴的眼睛。歐淞山老大詫異。旁邊早走上一個後生管家，悄悄說道：「家太爺耳背，不曉得攀談，相公莫要見怪。」歐淞山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家老爺在生時，與我極相好，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執了。怎麼講個怪字？」只問那管家的姓名。後生道：「小的姓徐。」歐淞山接口道：

「徐大叔，你家老爺做官清廉，可有多少官囊麼？」徐管家道：「家老爺也曾買下萬金田產，至於內裡囊囊，都是揚州奶奶掌管，也夠受用半世。」歐淞山道：「這等你家日子還好過哩。」只見三太爺坐在對面，咂嘴咂舌的叫道：「小廝拿過拜匣來，送與歐相公。」又朝著淞山拱手道：「藉重大筆。」歐淞山揭開拜匣，裡面是一封銀子，寫著「筆資八兩」。不知他是寫圍屏、寫軸子、畫水山、畫行樂。著了急，忙推辭道：「學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，不曾有餘暇工夫摹效黃庭，宗法北苑。若是要做祭文、壽文，還不敢遜讓；倘以筆墨相委，這便難領教了。」三太爺口內唧了幾十聲，才說出兩個字來，道：「求文！求文！」倒是徐管家代說道：

「家老爺死後，生平節概，無人表白，昨日聞得歐相公是海內名士，特求一篇墓志。些微薄禮，聊當潤筆。」歐淞山笑道：「這何難？明日便有，尊禮還是帶回去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不收，怎麼敢動勞？」歐淞山道：「若論我的文章，當代要推大匠。就是本地士紳求序求傳，等上輪個月才有。但念你老爺舊日相與情分，不便受這重禮，待草完墓志，一並送還。」徐管家見三太爺在椅子上打瞌睡，走去搖醒了，攙他出門。歐淞山進來，暗喜道：「我老歐今日的文章才值錢，當時做童生，每次出去考，經營慘淡，構成兩篇，定要賠卷子，貼供給。誰知出來做遊客，這般燥脾，一篇墓志打甚麼緊，也送八兩銀子來？畢竟名下好題詩也。不過因我是名士，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發。」研起墨來，捏著一管筆，只管搖頭擺腦的吟哦，倒默記出自家許多小題來。要安放在上面，不知用那一句好。千躊躇，萬算計，忽然大叫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取出《古文必讀》，用那《祭十二郎文》，改頭換尾，寫得清清楚楚，叫鶻濼跟了，一直到對門來。

徐管家迎見，引至客堂，請出三太爺來相見。歐淞山送上墓志，三太爺接在手裡，將兩眼覷在字上，極口的道：「好！」又叫徐管家拿進去與奶奶看。歐淞山聽見奶奶是識字的，毛孔都癢將起來。徐管家又傳說：「奶奶吩咐，請歐相公吃一杯酒去。」歐淞山好像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身也不敢動，口中先遞了誠歡誠忭的謝表。擺上酒餚，一時間山珍海錯，羅列滿前，真個大人家舉止，就如預備在家裡的。歐淞山顯出那豬八戒的手段來，件件啖得盡興，千歡萬喜回去了。

遲不上幾日，徐管家又來相請。歐滌山嘗過一次甜頭兒，腳根不知不覺的走得飛快。才就客位坐下，只聽得裡面環佩叮噹，似玉人甫離繡閣；麝蘭氤氳，如仙女初下瑤階。先走出兩個女婢來，說道：「奶奶親自拜謝歐相公。」滌山未及答應，那一位繆奶奶裊裊娜娜的。走將出來。女婢鋪下紅氈，慌得歐滌山手足無措，不知朝南朝北，還了禮數。繆奶奶嬌聲顫語道：「妾夫見背，默默無聞，得先生片語表彰，不獨未亡人銜感。即泉下亦頂不戴不朽。」歐滌山連稱「不敢」。偷眼去瞧他，雖不見得十分美貌，還有七種風情：

眼兒是騷的，嘴兒是甜的，身體兒是動的，腳尖兒是平的。臉兒是側的，頸兒是扭的，纖纖指兒是露出來的。

歐滌山看得仔細，那眼光早射到裙帶底下，虛火發動，自家褲襠裡活跳起來，險些兒磨穿了幾層衣服。又怕不好看相，只得彎著腰告辭出來。回到寓中，已是黃昏時候，一點淫心忍耐不住，關了房門，坐在椅子上，請出那作怪的光郎頭來，虛空摸擬，就用五姐作緣，閉上眼睛，伸直了兩隻腿，勒上勒下。口中正叫著「心肝乖乖」，不期對面桌子下，躲著一個白日撞的賊，不知幾時閃進來的，蹲在對面，聲也不響，氣也不喘，被歐滌山滾熱的精華，直冒了一臉。那賊「呀」的叫喊起來，倒嚇了歐滌山一跳。此時滌山是作喪之後，昏昏沉沉，四肢癱軟，才叫得一聲「有賊」，那賊拔開門門，已跳在門外。歐滌山趕去捉他，那賊搖手道：「你要趕我，我便說出你的醜態來了。」歐滌山不覺又羞又笑，那賊已穿街走巷，去得無影無。歐滌山只得回來。查一查銀子，尚喜不曾出脫，大罵鴛鴦。

原來鴛鴦是繆家的大叔們請他在酒館中一樂，吃得酩酊大醉，昏天黑地，睡在椿凳上，哪裡知道有賊沒賊。歐滌山也沒何，自己點了燈，四面照一照，才去安寢。睡便睡在牀上，一心想著繆奶奶，道：「是這般一個美人，又有厚賞，若肯轉嫁我，倒是不求至而的安穩富翁。且待明日，向他徐管家討些口氣，倘有一線可入，夤緣進去，做個補代，不怕一生不享榮華。」翻來覆去，用心過度，再也睡不著。到四更天氣，才閉上眼，又夢見賊來，開了皮箱，將他七百兩頭裝在搭包裡。歐滌山急得眼裡冒出火來，顧不得性命，精光

的爬下牀來，口中亂喊：「捉賊！」那鴛鴦在醉香中，霎時驚醒了，也赤身滾起來，暗地裡恰恰撞著歐滌山，不由分說，扯起釘耙樣的拳頭，照著歐滌山的臉上亂打。歐滌山熬不過疼痛，將頭臉靠住鴛鴦懷裡，把他精身體上死咬。兩個扭做一團，滾在地下。你罵我是強盜，我罵你是賊徒。累到天明，氣力用盡。歐滌山的夢神也告消乏了，鴛鴦的醉魔也打疲倦了。大家抱頭抱腳的，敬跨睡在門檻上。直睡到日出三竿，雞啼傍午，主僕兩人才醒。各揉一揉睡眼，都叫詫異。歐滌山覺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，忙取鏡子一照驚訝道：「我怎麼脫換一個青面小鬼，連頭腳都這般崢嶸了。」鴛鴦也覺得自家貴體有些狼狽，低頭一看，好似掉在染缸裡，遍體染就個紅紅綠綠的。面面相覷，竟解不出緣故來。

一連告了幾日養病假，才敢出去會客。那繆奶奶又遣管家送過四盤果品來看病。歐滌山款住徐管家，要他坐下。徐管家道：「小的是下人，怎敢陪相公坐地？」歐滌山笑道：「你好呆，敬其主以及其使，便是敝老師孔夫子，還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！你不須謙讓。」徐管家只得將椅子移在側邊，半個屁股坐著。歐滌山吩咐鴛鴦，叫他在酒館中取些熱菜來，酒兒要燙得熱熱的。鴛鴦答應一聲去了。歐滌山問道：「你家奶奶性兒喜歡甚麼？待我好買幾件禮物回答。」徐管家道：「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，那指望禮物回答？」歐滌山道：「你便是這等說，我卻要盡一點敬。」徐管家道：「若說起我家奶奶，紗羅綢緞，首飾頭面，那件沒有？若要他喜歡的，除非吃食上橄欖、松子罷了。」歐滌山問道：「你家奶奶原來是個清客，愛吃這樣不做肉的東西。」徐管家嬉的笑起來。鴛鴦早取了熱菜，擺上一桌，斟過兩杯酒。二人一頭吃，一頭說。歐滌山乘興問道：「你家奶奶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年紀又幼小，怎麼守好節？」徐管家道：「正是。我們不回河間去，也是奶奶要日後尋一分人家，坐產招夫的意思。」歐滌山道：「不知你家奶奶要尋那樣人兒？」徐管家道：「小的也不曉得。奶奶還不曾說出口來，為礙著三太爺在這裡。」歐滌山道：「我有一句體己話兒對你講，切不可向外人說。」忙把鴛鴦叫開了，說道：「我學生今年才三十一歲，還是真正童男子，一向要娶親，因敝地再沒得好婦人。若是你家奶奶不棄，情願贅在府上。我雖是客中，要措辦千金，也還供得你家奶奶妝奩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，莫說千金萬金，若是奶奶心肯，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費。但三太爺在此，也須通知他做主才妙。」歐滌山道：「你家三太爺聳著兩隻耳朵，也容易結交他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慢慢商量，讓小的且回去罷。」歐滌山千叮萬囑一遍，正是：

耳聽好消息，眼觀旌節旗。

話說姜天淳曉得歐滌山得過若干銀兩，又見不肯起身，怕在地方招搖出事來，忙對起八兩程儀，促他急整歸鞭。歐滌山大怒，將程儀擲在地下，道：「誰希罕這作孽的錢？你家主人要使官勢，只好用在泛常遊客身上。我們同窗同社，也還不大作準，試問他，難道做一生知縣，再不還鄉的麼？我老歐有日和他算帳哩。」那來役任憑他發揮，拾了銀子，忙去回復知縣。

這叫做好意翻惡意，人心險似蛇心。我道姜天淳這個主人，便放在天平上兌一兌，也還算十足的斤兩。看官們，試看世界上那個肯破慳送人？他吃辛吃苦的做官，擔驚擔險的趁錢，寧可招人怨，惹人怪，閉塞上方便門，留積下些元寶，好去打點升遷；極不濟，便完贓贖罪，抖著流徙，到底還仗庇孔方，保姆一生不愁凍餓。我常想古今慷慨豪傑，只有兩上：一個是孟嘗君，捨得三餐飯養士；一是平原君，捨得十日酒請客。這大老官的聲名千古不易。可見酒飯之德，亦能使人品傳芳。假若剝出己財，為眾朋友做個大施主，這便成得古今真豪傑了。倘自負慷慨，逢人通誠，■勸水火的小恩惠，也惡誇口，這種人便替孟嘗君廚下燒鍋，代平原君席上斟酒，還要嫌他齷齪相。但當今報德者少，負義者多。如歐滌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腸，別賦一種賤骨格。抹卻姜天淳的好處，反惡聲狂吠起來。這且不要提他。

話說繆奶奶屢次著人送長送短，百倍殷切。歐滌山只得破些鈔兒，買幾件小禮點綴。一日，三太爺拉歐滌山街上去閒步，見一個簇新酒帘飄蕩在風裡，那三太爺頻頻咽涎，像有些聞香下馬的光景，只愁沒有解貂換酒的主人。歐滌山見景生情，邀他進去，撿一副乾淨座兒，請他坐地。酒保陸續搬上肴饌來，兩個一遞一杯，直吃到日落，還不曾動身。歐滌山要與三太爺接談，爭奈他兩耳又聾，只好對坐著啞飲。誰知啞飲易醉，歐滌山滿腔心事，乘著醉興，不覺吐露道：「令姪婦青年人怎麼容他守寡？你老人家該方便些才是。那三太爺偏是這幾句話聽得明白，點一點頭道：「我天要尋一個好人物，招他進來哩！急切裡又遇不著。」歐滌山見說話入港，老著臉皮，自薦道：「晚生還不曾娶妻，若肯玉成，當圖厚報。」三太爺大喜道：「這段姻緣絕妙的了，我今日便親口許下，你擇日來納聘何如？」歐滌山正喜得抓耳搔腮，側邊一個小廝，眼瞅著三太爺道：「不知家裡奶奶的意思，太爺輕口便許人麼？」歐滌山忙把手兒搖著說道：「大叔你請在外面吃酒，都算在我帳上。」把個小廝哄開了。離席朝上作了揖，又自斟一杯酒送過去。三太爺扶起道：「你又行這客禮做甚麼？」歐滌山道：「既蒙俯允，始終不二，便以杯酒為訂。」三太爺道：「你原來怕我是酒後戲言，我從來直腸直口，再不會說謊的。」歐滌山極口感激，算完店帳，各自回寓。

次日打點行聘。這繆家受聘之後，歐滌山即想做親。叫了一班鼓樂，自家倒坐在新人轎裡，抬了一個圈子，依舊到對門下轎。因是第一次做新郎，心裡老大有些驚跳。又見繆奶奶是大方家，比不得秋葵丫頭，胡亂可以用些槍法的，只得在那上牀之時，脫衣之後，求歡之際，斯斯文文，軟軟款款，假學許多風雅模樣。繆奶奶未免要裝些身分。歐滌山低聲悄語道：「吉日良辰，定要請教。」繆奶奶笑忍不住，放開手。任他進去赴考。歐滌山才入門，一面謙讓道：「唐突！唐突！」那知就持太甚，倒把一年積年會完卷的老童生，頭一篇還不曾做到起講，便老早出場了。自家覺得慚愧，喘吁吁的賠小心道：「貽笑大方，改日容補。」繆奶奶只是笑，再不則聲。

過了數日，歐滌山見他房口箱籠擺得如密篋一般，不知內裡是金銀財寶，還是紗羅綢緞，想著要入一入眼。因成親不久，不便開口說得，遂想出一個拋磚引玉之法來，手中拿著鑰匙，遞與繆奶奶道：「拙夫這個箱內，尚存六百多金，娘子請看一看。」繆奶奶道：「我這邊的銀錢還用度不了，那個要你的？」歐滌山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我的鑰匙交付與娘子，省得拙夫放在身邊。」繆奶奶取過來交與一個丫頭。只見三太爺走到房門前說道：「牛兒從河間府來，說家裡的大宅子，有暴發戶戚上小橋要買，已還過九千

銀子。牛兒不敢做主，特來請你去成交交易哩。」繆奶奶愁眉道：「我身子不大耐煩，你老人家同著姑爺去兌了房價來罷。」歐滌山聽見又有九千銀子，好像做夢的，恨不得霎時起身，搬了回來，這一夜加力奉承財主奶奶。

次日備上四個頭口，三太爺帶了牛兒，歐滌山帶了鶻淥，一行人迤邐而去。才走得數里，後面一匹飛馬趕來，卻是徐管家，拿著一個厚實實的大封袋，付與歐滌山道：「你們起身忙忘記帶了房契，奶奶特差小的送來。」歐滌山道：「險不空往返一遭兒哩！還虧你奶奶記性快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爺們不要耽擱，快趕路罷。」兩個加一鞭。只見：

夕陽影裡馬蹄過，沙土塵中人面稀。

停了幾日，已到河間府。三太爺先把歐滌山安頓在城外飯店裡，自家同著牛兒進城，道是議妥當了，即來請去交割房契。歐滌山果然在飯店中等候。候了兩日，竟不見半個腳影兒走來，好生盼望。及至再等數天，就有些疑惑，叫鶻淥進城去探問。鶻淥問了一轉，依舊單身回來，說是城內百和坊，雖有一個屠鄉宦，他家並不見甚麼三太爺。歐滌山還道他問得不詳細，自己袖著房契，叫鶻淥領了，走到百和坊來。只見八字牆門，裡面走出一個花帕兜頭的大漢。歐滌山大模大樣問道：「你家三太爺回來了，為何不出城接我？」那大漢啐道：「你是那裡走來的鳥蠻子，問甚麼三太爺、四太爺？」歐滌山道：「現有牛兒跟著的，煩你喚出牛兒來，他自然認得我。」大漢罵道：「你家娘的牛馬兒！怎麼在我宅子門前歪纏？」歐滌山情急了，忙通出角色來道：「你家小奶奶現做了我的賤內，特叫我來賣房子哩。」這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大漢早劈面一個耳掌，封住衣袖揪了進去。鶻淥見勢頭不好，一溜煙兒躲開。可憐歐滌山被那大漢捉住，又有許多漢子來幫打，像餓虎攆羊一般，直打得個落花流水。還虧末後一個少年喝住，眾漢才各各收了拳兵。

此時歐滌山魂靈也不在身上，癡了一會，漸漸醒覺，才叫疼叫痛，又叫起冤屈來。那少年近前問道：「你這蠻子聲口像是外方。有甚緣故？快些說來。」歐滌山帶著眼淚說道：「學生原是遠方人，因為探望舍親姜天淳，所以到保定府來，就在保定府娶下一房家小，這賤內原是屠老先生之妾。屠老先生雖在任上亡過，現有三太爺做主為媒，不是我貪財強娶。」那少年道：「那個耐煩聽你這些閒話？只問你無端為何進我的宅子？」歐滌山道：「我非無端而來，原是來兌房價的，現有契文在此，難道好白賴的麼？」少年怒道：「你這個蠻子，想是青天白日見鬼。叫眾漢子推他出去。」歐滌山受過一番狼狽的，那裡經得第二遍？聽見一聲推出去，他的腳跟先出門了，只得悶悶而走。

回到飯店，卻見鶻淥倒在炕上坐著哩。歐滌山罵道：「你這賊奴才，不顧主人死活，任他拿去毒打。設使真個打死，指望你來收屍，這也萬萬不能夠了。」鶻淥笑道：「相公倘然打死，還留得鶻淥一條性命，也好回家去報信，怎道怨起我來？」歐滌山不言為語，連衣睡在牀上，捶胸搗枕。鶻淥道：「相公不消氣苦，我想三太爺原姓屠，他家弟男子姪，那裡肯將房產銀子倒白白送與相公麼？」歐滌山沉吟道：「你也說的是，但房契在我手裡，也還不該下這毒手。」鶻淥道：「他既下這毒手，焉知房契不先換去了？」歐滌山忙檢出房契來，拆開封筒，見一張綿紙，看看上面，寫的不是房契，卻是借約。寫道：

立借票人屠三醉，今因乏用，借到老歐處白銀六百兩。俟起家立業後，加倍奉償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借票存照。

歐滌山呆了，道：「我被這老賊拐去了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前日皮箱放在內屋裡，如何盜得去？」又轉念道：「他便盜我六百金，繆奶奶身邊，千金不止，還可補償缺陷。」急急收拾行李，要回保定。爭奈欠了飯錢，被房主人捉住。歐滌山沒奈何，只得將被褥准算，主僕兩個，孤孤寂寂，行在路上，有一頓沒一頓，把一個假名士，又假起乞丐來了。

趨到保定，同著鶻淥入城，望舊寓走來。只見：

冷清清門前草長，幽寂寂堂上禽飛。破交椅七橫八豎，碎紙窗萬片千條。就像過塞無人煙的古廟，神鬼潛蹤；又如滿天大風雪的寒江，漁翁絕跡。入其庭不見其人，昔日羅幃掛蛛網；披其戶其人安在，今朝翠閣結煙蘿。

歐滌山四面搜尋，要討個人影兒也沒得。鶻淥嗚嗚的又哭起來。歐滌山問道：「你哭些甚麼？」鶻淥道：「奶奶房裡使用的珠兒，他待我情意極好，今日不見了，怎禁得人不哭？」歐滌山道：「連奶奶都化為烏有，還提起甚麼珠兒？我如今想起來了，那借票上寫著屠三醉，分明是說『三醉岳陽人不識』，活活是個雄拐子，連你奶奶也是雌拐兒。算我年災月厄，撞在他手裡。罷了！罷了！只是兩隻空拳，將甚麼做盤纏回家？」鶻淥道：「還是去尋姜老爺的好。」歐滌山道：「我曾受過恩惠，反又罵他，覺得不好相見。」鶻淥道：「若是不好相見，可寫一卦書去，干求他罷了。」歐滌山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仍回到對門舊寓來，借了筆硯，懇懇切切寫著悔過謝罪的話，又敘說被拐致窮之致。鶻淥忙去投書。姜天淳果然不念舊惡，又送出二十兩程儀來。歐滌山制辦些鋪蓋，搭了便船回家。

一路上少不得嗟歎怨眼，誰知驚動了中艙內一位客人。那客人被他耳根聒得不耐煩，只得罵了船家幾句，說他胡亂搭人。船家又來埋怨。歐滌山正沒處叫屈，借這因頭，把前前後後情節，像說書的一般，說與眾人聽。眾人也有憐他的，也有笑他的。獨有中艙客人，叫小廝來請他。歐滌山抖一抖衣服，鑽進艙去。客人見歐滌山帶一頂巾子，穿一雙紅鞋，道是讀書的，起身來作揖，問了姓氏。歐滌山又問那客人，客人道：「小弟姓江，號秋雯，原籍是徽州。因今歲也曾遇著一伙騙子，正要動問，老丈所娶那婦人，怎的一個模樣？」歐滌山道：「是個不肥不瘦的身體，生來著實風騷，面上略有幾個雀斑。」江秋雯笑道：「與小弟所遇的不差。」歐滌山怒目張拳道：「他如今在那裡？」江秋雯道：「這是春間的事體，如今那個曉得他的蹤跡？」歐滌山道：「不知吾兄如何被騙的？」江秋雯道：「小弟有兩個典鋪，開在臨清。每年定帶些銀兩去添補。今春泊船宿遷，鄰船有一個婦人，看見小弟，目成心許。將一條汗巾擲過來。小弟一時迷惑，接在手中，聞香嗅氣。那婦人不住嬉笑，小弟情不自禁，又見他是兩隻船，一隻船是男人，一隻船是女人。訪得詳細，到二更天，見他蓬窗尚未掩著，此時也顧不得性命，跳了過去。倒是那婦人叫喊起來，一伙僕從促住小弟，痛打一頓，騙去千金才放。小弟吃這個虧，再不怨人，只怨自己不該偷婆娘。」歐滌山道：「老丈有這等度量，小弟便忍耐不住了。」江秋雯道：「忍耐不住便怎麼？小弟與吾兄同病相憐，何不移在中艙來作伴？」自此，歐滌山朝夕飲食，盡依藉著江秋雯。到了鎮江，大家上岸去走走。只見碼頭上，一個弄蛇的叫化子，鶻淥端相一遍，悄悄對歐滌山說道：「這倒像那三太爺的模樣哩。」歐滌山認了一認，道：「果然是三太爺。」上前一把握住，喊道：「捉住拐子了。」那叫化子一個拳頭撞來，打得不好開交。江秋雯勸住道：「歐兄，你不要錯認了，他既然拐你多金，便不該仍做叫化子。既做叫化子，你認他是三太爺，可不自己沒體面？」歐滌山聽了，才放手。倒是那叫化子不肯放，說是走了他的掙錢的兒子。江秋雯不曉得什麼叫做掙錢兒子。細問起來，才知是一條蛇兒。歐滌山反拿出幾錢銀償他。

次日，別了江秋雯，搭了江船，到得家裡。不意蒼頭死了，秋葵卷了些值錢物件，已是跟人逃走。歐滌山終日抑鬱，遂得癱脹病而亡。可見世人須要斬絕妄想心腸，切不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學那歐滌山的樣子。